

俞敏语言学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俞敏语言学论文集

商 务 印 书 馆

199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俞敏语言学论文集/俞敏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ISBN 7-100-02321-1

I. 俞… II. 俞… III. 汉语—研究—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1894 号

—16

YUMIN YŪYÁNXUÉ LÙNWÉNJÍ

俞敏语言学论文集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321-1/H·617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00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14 5/8

定价: 20.30 元

目 录

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	(1)
汉藏同源字谱稿·····	(63)
汉藏虚字比较研究·····	(121)
汉语的“其”跟藏语的 gji ·····	(167)
东汉以前的姜语和西羌语·····	(184)
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	(204)
语音变化能不能用质变量变规律说明？ ——论北京语音里儿化的影响——·····	(219)
等韵溯源·····	(261)
古四声平议·····	(280)
永明运动的表里·····	(285)
古汉语派生新词的模式·····	(300)
古汉语里面的连音变读(sandhi)现象 ·····	(343)
汉语的句子·····	(363)
古汉语的“所”字·····	(375)
北京话的实体词的词类·····	(387)
亲属称谓的扩大和转移·····	(392)
《诗》“薄言”解平议·····	(401)
六书献疑·····	(411)

大孟鼎铭文诂训.....	(420)
释蚯蚓名义兼辨胸忍二字形声.....	(432)
不得不说的话.....	杨藻清(457)
附： 俞敏教授论著目录	(458)

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

底下的谱是后汉三国佛典(主要是显教经、律,也有支那撰述,像牟融的《理惑论》)里的梵汉对音谱。

作这个研究的动机是这么引起的:我怀疑切韵音系里的三等 i 介音,陆志韦陆先生写作 I 的,里头至少有一部分是后起的,不该有的。学点儿现代方言,这感觉就更深了。就说“弗”字吧。后汉人用它对梵文 put,所以 Śāriputra 就写成“舍利弗”,闽南方言“弗”字^①也念[put],这挺顺溜。一翻音韵学著作,比方高本汉的《上、中古汉语音略》吧^②!糟了!原来切韵音是 piuət。再说“无”字。后汉人用它对梵文 mo,所以 namas 的变体 namo 就写成“南无”。到今天北京和尚还这么念。闽北方言句终疑词“也无”也念 mo。一翻《音略》,又糟了!原来“无”字不敢露面,同音的“舞”是 miu。目连僧在中国是无人不知的。他的名字在梵文是 maudgalyāyana,巴利 moggallāna,目字代表 mog。支谦译《持句经》有“目佉”,梵文 mukha,目代表 muk。现代广州客家音[muk]。一翻《音略》,又糟了!原来是 miuk。是汉族人的语言演变爱用拉锯式呢?还是这些讲中间一段儿的学者偏爱花腔儿呢?

再扩大点儿说说不带 i 介音的。后汉人用“提”字对梵文 dhi,所以“菩提”就是 bodhi。现在吴方言“提”也念[dʰi]。一翻《音

① 平常写“不”。看孙奕《示儿编》。

② B. Karlgren: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1954, Stockholm, p. 297, 362, 347, 302.

略》，原来是 diei。又加花儿了。

我不放心。我老觉着有人耍我。当然，这个人也许让别人耍了。

要谈后汉往下的汉族语音概况，我只信佛典的译音。这里包括了梵文一切可能出现的音节。本谱收的这一部分反映得了后汉三国汉族语音里的一部分音节。年代再往后，赶上外族入侵，政治区域分裂，方音的差别恐怕就大了。三国里有译场的只有魏国的洛阳和附近、吴国的建业（支谦竺律炎在吴国武昌译过经；分量极少，咱们表里收的更少，不致于有什么影响）这两处的方音大致是统一的。颜之推说过，语音清正的地方“独金陵与洛下耳^①”，正反映这一点。

原文里可能争论的地方就多了。

头一个问题：佛说法用什么话？佛面向大众，包括首陀罗、摩登伽女、旃荼罗女什么的。他当然说 *prākṛta*。这一点从来没有争论。不过 *prākṛta* 有好些种哪！佛说的是哪一种呢？照欧洲学者提倡的流行说法，是 Pāli 巴利。今天汉本经里有些字，像“比丘”，是跟 *bhikkhu* 音近，跟梵文 *bhikṣu* 远点儿。可是 P 文没有 *s*、*ś*，字头上没有 *tr—dr—*^②。佛要真说 P，他自己先得改姓：从 'Sākya 改成 Sakka，他老人家割肉喂鹰、投身饲虎都舍得，当然不在乎这一点。可是“刹帝利”就不许说 *ksatriya* 了，得说 *khatiya*，“夜叉”也不许说 *yaksa* 了，得说 *yakkha*；“刹那”也不许说 *ksana* 了，得说 *khana*。这在汉本里从来没反映过。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详其文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则，四十七言……因地随人，微有改变。语其大较，未异本源。而中印度特为详正。辞调和雅，与天同音。

① 《家训音辞》凡引常见书，不注版本页数。

② W. Geiger: Pāli Literatur und Sprache, 1956 Calcutta 英译本, p II § 51—。阴法鲁兄替我查了三本 P. 字典，只有一个 *dravo*（流体），还可能是 *davo* 别写。

气韵清亮,为人轨则。”中印正是佛常住的地方。吴国康僧会译的《旧杂譬喻经》第五十四章说:“昔有六人为伴,俱堕地狱中,同在一釜中。皆欲说本罪。一人言‘沙’。二人言‘那’。三人言‘特’。四人言‘涉’。五人言‘姑’。六人言‘陀罗’。佛见之笑。目捷连问佛:何以故笑?佛言:有六人为伴俱堕地狱中,共在一釜中。皆欲说本罪。汤沸踊跃不能得再语。各一语便回下。一人言‘沙’者:世间六十万亿岁,在泥梨中为一日。何时当竟?第二人言‘那’者:无有期,亦不知何时当得脱。第三人言‘特’者:咄!咄!当用治生为?如是不能自制意,夺五家分供养三尊。愚贪无足,今悔何益?四人言‘涉’者:言治生亦不至诚,我财产属他人,或为得苦痛?第五人言‘姑’者:谁当保我从地狱中出,便不复犯道禁,得生天人乐者。第六人言‘陀罗’者:是事上头本不为心计。譬如御车失道入邪道,折车轴,悔无复及也。”这里“沙”是 *sa-*, “那”是 *na*, “特”是 *dhik*, “涉”是 *jiv*, “姑”是 *ka*, “陀罗”是 *dravya* 或 *drastavya* 里的 *dra-*。用梵文理解顺当极了。P. 文里根本不可能有 *sa* 和 *dra-*, 佛说的法就成了无的放矢或是对牛弹琴了。

西方学者提出这种主张的原因,首先是信南派僧侣的话,其次是过于信一段 P. 文经。据上文脚注②提到的 Geiger 书,转述这段经文大意,是这样的:有两位比丘,因为大家方国音不正,怕失了佛的本意,请佛允许把佛的话编成阇陀(梵文 *chandaḥ* 巴利 *chando*, 一种歌体)。佛回答说:应该照自己的话学佛说的法。随后禁止用梵文记佛经。这“自己”两个字,有些学者说是各地来的比丘自己,Geiger 主张是佛“自己①”。

汉本《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廿六说:“有婆罗门兄弟二人诵阇陀(《大正藏》附的 P. 原文正是 *Chando*)鞞陀(梵 *Veda*)书。后于正法出家。

① 同前页②,引论 X。p. 7.

闻诸比丘诵经不正,讥呵言:‘诸大德久出家,而不知男、女语,一语多语,现在、过去、未来语;长短音,轻重音:乃作如此诵读佛经?’比丘闻羞耻。二比丘往至佛所,具以白佛。佛言:‘听随国音诵读,但不得违失佛意。不听以佛语作外书语。犯者偷兰遮(巴利文 *thullaccaya*)。’这大概就是那段 P. 文原本。

从汉译看,Geiger 讲“自己”讲错了。把“外书语”当梵文讲,两派都错了。它应当是指阇陀歌体。

前一点在卷六就有证据:“小时诸比丘种种国出家,诵读经偈音句(梵文 *pada*, 不等于“句子”)不正。诸居士便讥诃云:‘云何比丘昼夜亲承,而不知男、女、黄门二根人语,及多少语法?’……佛即遥责诸居士:‘汝愚痴人! 如何讥呵异国诵经音句不正?’”可见“自己”是指各地来的比丘“自己”。

《十诵律》卷卅八说:“佛言:‘从今以外书音声诵佛经者突吉罗(梵文 *duskrta*)。’”

《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七说:“时彼二人先学婆罗门歌咏声法。由贯习故,今时读诵,作本(=旧)音辞……佛作是念:‘苾刍诵经长牵音韵作歌咏声有如是过。由是苾刍不应歌咏引声诵经法。若方国言音须引声者,作时无犯。’”底下原有唐译经法师义净夹行小注说:“言阇陀者,谓是婆罗门赞诵之法。长引其声,以指点空而为节段。博士先唱,诸人随后。”这清清楚楚说明佛禁止的不是梵文,而是唱阇陀! 在这一点上,欧洲学者两派全错了!

那么佛原说的是什么方言呢? 从后汉译本多数把 *yakṣa* 译成“闍叉”看,这种 *prākṛta* 没有照字念的 *ks*, 把它念成 [tṣʰa]。看起来 Geiger 的结论倒比较可信:“外形是 *Māgadhī*(摩竭提), 照传统说法叫 Pāli^①。”这种 *prākṛta* 有 *s*, *ʿs*, *dr*—, 只是没有照原音念的 *ks*。

① Geiger 同书, 引论 X. p. 7

是 P. 的前身。

第三个问题：后汉三国译本根据的是什么文本？这比较简单：因为译经法师绝大多数是中亚人，像支娄迦谶是月支人，安世高是安息人，康孟详是康居人，帛延是白国人……那经本一定是梵文本。现在中亚发现的古写本残卷，除古和阗文、藏文译本以外，只有梵本。汉经除支谦译文里偶尔流露些 P. 文痕迹外，别位大致都是纯用梵本的。至于有和梵文不合的，里头有些是中亚方言。魏县无谿译《羯磨法》“和上”跟梵文 *upādyāya* 不合，就是中亚的讹变了。慧琳《一切经音义》廿二“说”：“案五天雅言，和上谓之‘佉波地耶’……彼土流俗谓和上‘殒社’，于阗疏勒乃云‘鹑社’，今此方音谓之‘和尚’。”“布萨”，梵文 *upavasatha*，现在的 *posadha* 音，据《行事钞》上说：“是侨萨罗国语。”那么印度本土方言也夹在里头了。谱里偶然注 *prākṛta*, *Pāli*，不过是不好改别的资料原文。真正的意思只是说“这是个方言形式”罢了。从现存材料说，巴利文记录丰富，所以人们容易认为某某音是从 P 来的。就当时说，恐怕不少方言里都有这个形式。这就没法儿深究了。

梵本字的拼法也有好些不一致，错误的地方。比方支谦译的《撰集百缘经》第五卷第四十九缘有个人名 *Nālada*，汉译“那罗达多”，“多”字是衍文，要不然原文是 *Nāladatta*。根据 Williams 的《梵英字典》，人名应该拼成 *Nārada*。咱们就不用《大正藏》附的梵本。

汉译经本，一般地说，保存得比较好。不过也有后人臆改的。《撰集百缘经》卷八第七十四缘梵本有 *trayaṇaṃ vedāṇaṃ*，译作“四韦陀典”，显然是抄手改的：因为吠陀有四部常听见人说，其中三个是早成的，另一个是追加的，就不是人人都熟悉的了。译音过多的地方，往往保存得比较差，因为抄手不懂这些话，免不了出错儿。现在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抄错的情形，并且说明借梵文和别译本可以校正过来的情形。

支谶译的《佛说阿閼世王经卷上》有这么一段：“何谓二十五人者。悉是菩萨各各有名。名曰若那师利。那罗达师利。三波师利。劫波头师利。波头师利。劫阇因陀楼陀罗尼陀楼罗陀波尼罗陀牟诃多私诃末师诃惟迦阇俱罗加那迦阇沙河质兜波沈摩遮迦波栴镇遮萨。愁波陀波坻盘枸利沙竭末摩诃。魔楼耆非陀遮阿难陀譬义波贸耆罗耶阿难陀阿兰惟诃罗摩坻吒沙牟迦。坻陀阿喻达萨愁领悉是为二十五上人名。”您瞧这分儿乱哄劲儿！

不过他在下文就不用音译，改用义译了。现在咱把他的义译名，和晋竺法护译《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经》、宋法天译《佛说未曾有正法经》里的译名并列起来，互相参校（这三个译本根据同一部梵经。当然，不是同一个抄本。）。

谶	护	天
1. 慧首	龙首	龙吉祥
2. 惠施	龙施	龙授
3. 具足平等	首具	吉祥生
4. 具足行	首藏	吉祥藏
5. 莲华具足	莲首	最上莲华吉祥
6. 莲华具行功	莲首藏	莲华吉祥生
7. 制持诸根	持人	持世
8. 持行如地	持地	持地
9. 宝愿	宝掌	宝手
10. 宝印手	宝印手	宝印手
11. 师子意	师子意	师子意
12. 师子步过无惧	师子步雷音	师子无畏音
13. 紫磨金色	虚空藏	虚空藏
14. 发意即转法轮	发意转法轮	平等心转法轮
15. 诸语自然普无不入	辩诸句	了别一切句义大辩
16. 乐不动	辩积	辩积
17. 海意	海意	海意
18. 大光明	大山	妙高王

灑	护	天
19. 焰明	喜见	爱见
20. 可意王	喜王	喜王
21. 所视无底	察无圻	无边视
22. 作无底行	游无际法行	无边作行
23. 说息爱意	超魔见	破诸魔
24. 所起即悔	无忧施	无忧授
25. 得一切愿	诸议告	一切义成

参考晋宋两个译本,可以推出来灑公原读应该是:1. 若那师利 jñānaśrī 慧首。Cappeller 的 Sanskrit-Wörterbuch 在 Śrī 底下给了 Herrlichkeit, Majestät 两个解释,正好是“首”。文殊师利也有人译成“软首”、“濡首”。2. 那罗达 Nārada 惠施。惠 = 仁。3. 师利三波 śrīsambhava 吉祥生。4. 师利劫 śrīgarbha 吉祥藏。灑公的本子 garbha 大概错成 kalpa 了,所以只好译音——劫。5. 波头[摩]① 师利 padmaśrī 莲首。6. 波头[摩]师利劫 padmaśrīgarbha 莲首藏。7. 阇[那]因陀楼 janendra 持世。8. 陀罗尼陀楼 dhāraṇīdhara 持地。9. 罗陀[那]波尼 ratnapāṇi 宝愿。灑公的本子好像又有错字。pāṇi 该是 pāṇi,那就是“手”。10. 罗陀[那]牟[陀楼]诃多 ratnamudrāhastā 宝印手。“陀楼”两个字原来抄丢了。11. 私诃末 śiṃhamatā 师子意。12. 师诃惟迦阇俱罗 śiṃhavigacchakura[ti] 师子步雷音。13. 迦那迦(阇)沙河 kanaka-suvarṇa 紫磨金色。14.? 15. 萨想波陀 sarvapada 辨诸句。16. 波坻盘枸利 padapaṃkti | koti? | 辨积。17. 沙竭末 sāgaramatā 海意。18. 摩诃魔 = 磨 | 楼耆 mahā-merugir 大山。19. 非 = 腓 | 陀遮阿难陀 vidyācārananta 喜见 = 焰明。20.? 罗耶, °rāja 可意王。

① 打在[]里的字是该补的,在()里是想删的。

21.?. 22. 阿难陀阿兰惟诃 anantālamvihaga 作无底行。23. 摩罗
吒 marajit 破诸魔 = 说{税}息爱意。24. 沙牟(通)吒陀阿喻达
samucittāyutada 无忧施。(谦公的“所起即悔” = “发意即转法轮”, 已经排在 14
了。这儿的梵音可是“无忧施”, 北京口语“欢天喜地大把儿往外掏”。)25. 萨和颈
悉 sarvārthasiddhi 一切义成 = 得一切愿。

这是校正工作的例子。这里抄手错漏都有, 可是不过百分之
十几, 也难得了。密咒里比这个还糟的也不是没有。这点句的不知
道是什么人。一上来他采用儒家句读学里著名的“定定而后能,
静静而后能, 安安而后能, 虑虑而后能”的办法, 见“师利”就点。后
来忽然惜墨如金, 只在非想非非想的地方洒下一两点甘露: 这文章
就“诘屈聱牙”了。我现在尽力推出来的, 都是在 Williams 字里核
对过的。不可通的只好阙疑。比方谦公译的《文殊师利问菩萨署
经》里有个“阿禾真”, 从音推测, 应该是 avadīrna, 到处查, 没可靠
的证据, 又可能有错字, 咱们只好不收。原则是宁缺毋滥。不过工
作的日子拉得长了, 心情也不太稳定。大多数时候小心翼翼, 偶尔
鲁莽一两次的情形也有。还希望高明之士多多指教, 刊谬补阙。
我在这儿先道谢了。

梵文的音节划分法是尽可能把一连串儿辅音放到音节头上。
比方莲华这个字的两个音节的分法是 pa + dma。译经的人用汉
语, 常常不能遵照这个规律。谦公译《瑞应本起经》写“钵摩”, 显
然是划成 pad + ma。表里音节写法, 有梵文家认为该掌嘴的, 这是为
反映汉语。实逼处此, 无可奈何。偶然也有俩音节译成一个汉字的。
比方康僧会《六度集经》把 mahānāma 译成“摩南”。也有一个
音节译成两个汉字的, 像上文《旧杂譬喻经》的 dra - 译成“陀罗”。
零零星星, 也就是几个。不致于影响全谱体例。译文为求确, 常把
一个音分属两个音节, 比方 namo 的 m, 在“南无”两个字里都得到
反映。日本明觉《悉昙要诀》一说: “连声之法, 以下字头音为上字

终响也。”

梵文连音变读(sandhi)现象极多。在 Pr. 里也不少。突出的是两个元音中间夹着的清音极容易浊化。比方佛姨母叫 mahāprajapati, 昙无罗讖译作“摩诃波闍波提”。p 念清音。讖公译《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的 sampatti 作“三拔致”, p 就浊化成 b 了。他译《侏真陀罗问佛心三昧经》samāpatti 作“三摩越”, p 不光浊化, 而且由塞变擦, 念 v 了。表里凡是音节前头是浊音元音的, 加个小“v”, 是清音的, 加个小“o”, 后头也一样。(当然, 这是要在说明什么的时候。)这种 b, v 混乱现象, Whitney 梵文法 § 50a 里谈到过。现代印度方言里把历史上的 v 说成 b 的例子太多了。比方梵文 nirvāṇa, 巴利作 nibbana, 可见是“古已有之”了。有些也可以解释成抄手抄错汉字。比方 dhi 译成“提”好懂。ti 译成“提”是浊化呢? 还是抄手把“堤”字的土旁抄成手旁了呢? 这可很难决定了。只好照原样写。

梵文字母读音, 别看声明家有那么详细的描写, 还是不能万古不变, 因为世上根本没这样的东西。现在流行的是照底下的表里的样子。必得加说明的用音标注上。可以允许有异读的加“或”字。

元音	{ a[ə] i u r[ɹ]或[ɹi] l e o
音	{ ā ī ū ṛ [ai 或[wi] au 或[ɔu]
辅音	{ k kh g gh ṇ
	{ c[tɕ] ch j jh ṇ
	{ ṭ[t̪] ṭh ḍ ḍh ṇ
	{ t th d dh n
	{ p ph b bh m
半元音	y[j] r l v[w]
擦音	ś[ɕ] ṣ[ʂ] s h

这就是所谓“四十七言”。还有两个附加符号: h 下头加“·”, 表示用前头的元音口型念[h]; m 上头加“·”, 表示前头的元音鼻

化。也有人从语源上再把它分成两个。本谱不分,排在 m 后头。这俩是写字的单位,不代表单有两个音。

有的音韵学家沿用《大般泥洹经》,把“暗” am 、“恶” ah 列到元音里。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廿五说:“‘乙上乙去声力力去声’,未曾常用。往时一度用补声引声之不足。高才博学,晓解声明能用后四字。初学童蒙及人众凡庶,实不曾用也。”这话不对。佛常住王舍城,梵文 $Rājagṛha$, 怎么能说人众凡庶实不曾用呢? 经里“罗阅祇”多了去了! 又说:“经言十四音者……乙上声微弹舌,乙难重用,取去声引。力短声、力去声长引不转舌。此四字即经中古译‘鲁、留、卢、娄’是也。”他说他“并依中天(竺)音旨翻之”。这和奘公说法不合,辅音里他又加一个辅音 ks 。这像是因为悉昙字 ks 单有个写法。日本安然《悉昙藏》引谢灵运说:“以后‘鲁、流、卢、楼’四字足之。‘若尔则成十六。何谓十四?’解云:‘前庵痾二字非是正音,止是音之余势,故所不取……后之四字世希用、故别明也。’”这正是奘公用的经典梵文四十七言。琳公用的是 Pr 。要是 P , 那“王舍城”就该写成“罗阅迦诃”了。 $r, \bar{r}, l, \bar{l}$ 用鲁留……译,是南天竺音。

谱里的汉字,按译经师论师年代先后排。先后顺序,大致根据《高僧传》。现在排在底下:

a. 摄摩腾、竺法兰; b. 牟融; c. 安世高; d. 支谶; e. 竺佛朔; f. 安玄、严佛调; g. 支曜; h. 康巨; i. 康孟祥、竺大力; j. 昙果; k. 康僧铠; l. 昙谛; m. 帛延; n. 康僧会; o. 支谦; p. 维祇难; q. 竺律炎; x. 失译人名。这里有几个不见谱,因为他们没有用过什么和前面不一样的字。f, i 里两个人合成一个,是据《高僧传》说他们俩人合译经。后来发现也有单译的,可是卡片已经作了不少,来不及追改了,幸亏数不大。

本谱只注译经法师人名,没注经、律、论的书名,是因为名字太

多,找不着适当字母作代号。用数码又得考证译出先后,浪费精力。一上来用《频伽精舍藏》,作了五分之一《大正藏》才解冻,所以也没利用上后者的编号,再说也嫌它的编号动不动就是四位,所以什么也没注。在我的卡片上是有略字的。

全谱一共收了五百多不到六百音节。从这里反映的情况,可以推出来后汉三国音的辅音。梵文是个元音贫乏的语言,这在印欧语言学的“颚化定律”发现以后已经成了定论了。所以元音方面能给咱们提供的启示就少多了。字调方面,要不是有人皮相臆断,把梵文的 *svara* 说成汉语四声的起源,本来不必写这么多。现在也得澄清几句。底下就按这个次序把我个人的见解写出来。这可能引起人们的大哗,甚至于攻讦……我也有心理准备。我好像处在桑科的地位上:宁肯说了实话,扫了吉河德先生的兴,总比让他去跟风车拚好点儿。也许碰到别位身上去,那可只能怪他跟着魔侠亦步亦趋了。

辅 音

1. k 组。

ka 姑 kha 佉 ga 伽 gam 含 gha 伽 ṇ:am(g) 鸯

这里包括等韵家叫“见、溪、群、疑”的四个辅音,再加“匣”的一部分。gh 呢,汉语没这种浊送气音,请看陆志韦《古音说略》、李荣《切韵音系》两部书。以后别的组里,不再重复这类话。“匣”和“群”并没有互补的关系,在汉语里“匣”和“于”互补,《切韵指掌图》的歌诀里已经提过,虽然不大准,可也不是常识以外的东西。不详细说了。这种“匣”在译咒法师嘴里反映两个元音中间 g 后来变擦,好像有些德国人把 Tage 念成[t'a:ʋə]。汉语里的这种“匣”也是这么来的么?暂且没法儿断定。多数等韵图用“见”开头,无非照猫画虎。

2. c 组

ca 遮 cha 车 ja 阇 jha 闍 jña(P.ñ = skt.jñ.)若

阇字有c、ch、j、jh四个音,是译音的专用字。好像现代书面的“芬”字,可以对英语 finn, 德语—ven, pfen——…种种音。

把它除开再看各组用字:

c 组:周、舟、旃、招、遮、占、瞻、震、支、真;这些字都是陈澧叫“‘照’之类”的。不和它们同类的有檐、坻、作、笛、沙、懿、阎。

ch 组:车、阐;这是“‘穿’之类”。不和它们同类的有佉、秦、孙、先。

j 组:禅、涉、殊、逝;这是“‘禅’之类”。不和它们同类的有耆、祇、咽、茶、瞻、调、辘、旬、虵、越、炎、夷、耶、延、悦、阅、逸、阎。

jh 组:茶、耶。

ñ 组:若、然;这是“‘日’之类”。这“若”字也用来译nya 和 nya。

从这些字看,可以有资格作“正例”候选者的在C里占10/17, ch里占1/3, j里占5/22。例外字的来源又那么杂乱,结论只可能有一个:汉末的汉话没有c组塞擦音。“日”也不能单成一个音位。用了“佉”、“祇”、“耆”只不过说明汉末人没有恰当的字好用,跟Whitney § 42—44a里提的c组历史来源(颚化)没关系。

陆先生曾经主张过:“禅”是塞擦音,应该跟“‘神’之类”掉一个过儿^①。前半句在汉末音里得到了证明了。

3. t 组。

ta 罗 tha 兜 da 罗 dha na 那

① 看《古音说略》。